

182101881



陀思妥耶夫斯基

○ 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

○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

吕千飞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作家传记丛书

装帧设计 妙 夫

责任编辑 刘微亮

DOSTOEVSKY
PORTRAYED BY HIS WIFE

本文根据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26年版译出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 吕千飞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6 字数147,000 印数00,001—15,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32 定 价: 0.84 元

编 者 的 话^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她的回忆录的底稿以及她丈夫写给她的信件(1866—81)的抄本，这三种文献都是她亲笔所写，到1922年8月才被发现。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派代表把这些文献送给莫斯科档案馆负责人。后者于1923年把《日记》发表了。

这些日记是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的。第一个笔记本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1867年4月14日至6月21日写的日记。第二个笔记本上记的是1867年6月22日至8月24日的日记。两本日记都是陀氏夫妇在国外柏林、德累斯顿、巴登等地时写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本来是用速记写的。她在第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以下的说明：

“这是安娜·格丽高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是她和丈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旅行时所记。日记自1867年4月开始，本来是用速记写的，过了二十七年，到1894年才译出誊清。”

从第二个笔记本上的说明看来，这本用速记写的日记“过了三十年之后，到1897年才译出来并开始誊抄。誊抄工作一直

①本书编者兼英译者爲C·C·柯捷连斯基。——中译者

继续到1909年和1912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的内容和《日记》并不重复。《回忆录》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大部分已经在俄国出版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回忆录》的一个草稿上谈到过她记日记的原因：

“我出国时，妈妈去送行，哭得很厉害。我也很伤心。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长期离开妈妈。我有生以来的二十年都是和妈妈一起，舒适、幸福地度过的啊！我安慰妈妈说，过三个月我就回来，而且会经常写信给她。我答应她说，到秋天我会写一份详细的个人记录给她，把我在国外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全都记在里边。为了避免遗忘，我还答应记一份日记，把每天遇到的事情全都记录下来。说到做到，当时我就在动身的火车站上买了一个笔记本，从第二天起就用速记把一切有趣的事情都记载下来。我在这个本子上逐日速记，持续了一年之久，直到发生了更为重要的事，即准备分娩时，才停下来。

“开始我记的只是旅游所见和日常生活情况，但是渐渐地我改变了念头，想要记下我亲爱的丈夫身上令人喜爱、令人迷恋的一切：他的想法，他的谈话，他对文学、音乐的意见，等等。我也记录了我们之间的小争吵，以及我对他某些观点的意见，如对妇女问题等等。我可以随意记录，毫无顾虑，因为我知道，除了我以外，别人谁也看不懂我用速记写下的东西。

“通常晚上费奥多尔坐下来工作，我就坐到另一张桌旁写我的日记。有好多回费奥多尔对我说，‘我真想知道你在那儿用那些有趣的小圈圈乱画些什么！你准是在骂我吧！’

“‘谁能不骂你哪！’我就用他开玩笑时常说的这句话回答他。’”

《日记》的背景是德国，不是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所提供的材料及其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都是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部头较大，约四百页，1923年由中央档案馆以俄文出版。本文仅选用了我们认为对于深刻理解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宝贵价值的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回忆录》草稿写在大大小小的三十几个笔记本上，文学修饰程度各有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回忆录》无疑是以这些初稿为根据来润色、定稿的。

《回忆录》自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二十岁时第一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至1917年她去世的前一年结束。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最后十四年生活在一起的他的妻子在《回忆录》里得到了清晰的写照。从《回忆录》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头脑实际，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具有洞察事物的能力，一旦她决心去做某件事，就能够弥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足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处理实际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本书的第一部分（“回忆片断”）原载1923年俄国某文学杂志。其余部分是从国家出版公司（设于莫斯科及彼得堡，1925）出版的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选出来的，只选了我们认为能增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的材料。

要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位夫人^①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史涅特金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半生所起的作用，必须记住几件重要的事实。安娜·格丽高列芙娜（生于1846）1866年秋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雇用为速记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向她提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位夫人是寡妇玛丽·德米特列夫娜·伊萨耶娃。他们1857年2月在库兹涅茨克结婚。那时陀氏还在西伯利亚服役。玛丽死于1864年4月16日。——编者

出求婚。他们于1867年2月15日结了婚。她二十一岁，他四十六岁。婚后十四年间，安娜·格丽高列芙娜一直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誊写员、秘书、经济顾问、出版商、销售商和总经理。这十几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活动之中，是产品最多的时期。他半数以上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如《赌徒》（1866）；《白痴》（1867—1868）；《永恒的丈夫》（1870）；《群魔》（1871—1872，现在英译名为《鬼魂附体的人们》）；《作家日记》（1873—1874）；《少年》（1874—1875，英译名《未经世故的少年》）；《作家日记》（1876—1877）^①；《卡拉马佐夫兄弟》（1878—1880）。

丈夫去世（1881年）之后，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全力以赴为她丈夫的作品和纪念活动工作起来。她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组织创立了一个专设分部，保存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数的手稿、笔记本、书信、画像，以及用俄语或外语写成的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东西，几乎点滴不漏。安娜·格丽高列芙娜为这个博物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部所搜集到的全部资料编写了说明，并且为她丈夫的作品和有关论述文献出版了完备的目录。她收集的图书目录索引，涉及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大约五千余条，代表了俄国编制图书目录方面的无可比拟的成就。安娜·格丽高列芙娜晚年精力充沛，致力于《回忆录》的写作，准备在身后出版。

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列昂尼德·格罗斯曼在序言中记叙了他在安娜·格丽高列芙娜逝世前一年与她见面的情况：

^①1876—77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了一份月刊，月刊的名称叫作《作家日记》，他在其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名《作家日记》，与其1873—1874年写的著作《作家日记》同名。——中译者

1916—1917年冬天我曾经在彼得堡见过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好几次。革命之后，我也曾在谢斯特罗列茨克见到过她。

安娜·格丽高列芙娜虽然年事已高，其身体之健壮、思路之清晰，却较为罕见。她能一连几个小时不住口地倾谈，谈过去的事情，谈家庭传统，谈以前的人物，当然，特别是谈他，那位在其一生最后十四年间做了她生活伴侣的人，也就是她现在比以前更为虔敬崇拜的那个人物。

“我并非生活在二十世纪，”她说，“我仍然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的熟人都是费奥多尔·米海洛维奇的朋友。我交往的圈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已经谢世的密友。我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不论是谁，只要他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或作品的，都是我的近亲。”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认为她一生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我七十一岁，”她说，“但是我还不想死。有时我想我会象我妈妈一样，活到九十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一生的任务和繁重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位老夫人头戴花边小帽，面孔苍老但仍很美丽，一双灰色的眼睛澄澈、聪慧，笑起来还象年轻人一样。只要你是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她就会把她《回忆录》的底稿啊，个人保存的纪念品啊，她丈夫与各种人物的通讯啊，等等，找出来给你看。

“我生活之中，随时都得有一种‘打算’，”安娜·格丽高列芙娜继续说，“我总是找点这样那样的工作，把全副精力都投入进去。就是高加索那所庄园，我买的时候也是有特殊目的的。每人生活中都有那样的时刻，需要独处一隅，摆脱日常的俗务，远离尘寰的喧嚣，独自忍受愁苦。好吧，我想，让孙儿们有这样一块避难之地吧，让他们在处于逆境的时候得到它的

帮助吧！我深信，象这样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有的时候我在这花园里，黄昏静寂，坐赏落日余晖，扪心自问：‘主啊！你为什么给了我这样幸福的生活？主啊，为了这种恩惠，我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当然，我也受过痛苦的打击。最后一次打击就是不久之前的事。”一谈到她晚年最痛苦的这次回忆，安娜·格丽高列芙娜面色阴沉下来。

“你可以想见，”她显然激动起来，继续说下去，“前几年斯特拉霍夫的信件发表的时候，我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他竟然在那信里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恶毒、道德败坏。我又惊又气，几乎晕了过去。真是闻所未闻的诽谤。这种话是谁说的呢？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经常的客人、我们婚礼的参加者——尼古拉·斯特拉霍夫。费奥多尔去世之后，他还要我答应由他来为我丈夫身后发表的作品版本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哪。如果斯特拉霍夫还活着，别看我年纪这么大，我会立即过去给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一记耳光。”

安娜·格丽高列芙娜非常气愤，灰白的面颊泛上红晕，眼睛里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话音里饱含着愤怒和痛苦。这时候，你一看到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的脸就会想起维克多·包布罗布所作的她年轻时的肖像，那肖像就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好的浮雕像的边缘：眉棱峰起，双目炯炯，光焰逼人，维妙维肖。

“我当时决定不在报纸上驳斥他。但是，回答总要回答的，我要在我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里答复他。这部书会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已故丈夫的人格。我希望把我答复列夫·托尔斯泰的话告诉每一个人。他问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回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善良、最温柔、最聪明、最慷慨的人。’”

于是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告诉我一件她觉得挺有意思的事。

“你知道玛丽英斯基剧院将要上演一个新的歌剧吧。那是一位青年作曲家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著作的主题创作的。这位作曲家根本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我们不得不去纠正他这种做法。问题解决了。上个星期天这位作曲家来访问我，亲自为这事道歉。他把亲笔写的这个歌剧的总乐谱赠送给我，同时，也要我在他的纪念簿上题几个字。他一再坚持，我推辞不掉，只好从命。但是当我提起笔来之后，他却宣布说，‘我得告诉你，安娜·格里高列芙娜，这个纪念簿是献给太阳的，你只能写和太阳有关的话。’你猜我写了什么？……‘我生命的太阳——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格里高列芙娜。’”

……

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高列芙娜是在大革命以后，1917年3月。她领着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她退隐的住所参观了那些房间和厅堂，有些革命行动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我们这里当然知道彼得堡发生的事件，但是没想到这里也会受到影响。革命后第三天或第四天，我们从旅馆窗户里看到有许许多多工人从谢斯特罗列茨克拥出，排着队向我们住地走来——都带着武器，拿着旗子，象是要来包围我们。他们要干什么，我们闹不清楚。真怕死人，这些人径直向我们的旅馆走来。几分钟之后就听到摔门的声音，又听到脚步声从底楼走上来。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恐惧地想着，我这些心爱的东西，这些画像，这些成堆的手稿、信件、书籍都注定要损毁无余了。又过了几分钟，清楚地听见轰动的人群喧嚷着聚集在我的门外。我听到片言只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有人敲我的门了，但出乎意料，却是敲得很轻而又带着尊敬的意味。我划过十字，打开门来，开口向喧闹的人群说，请他们仁慈地对待我这个老太婆。有一个领导人赶忙安慰我说，‘我们知道您

是谁，我们不会伤害您。只是，我们必须看看您的房间。’于是，真的，他们只是在屋里巡视了一番，并没有搜查。

“后来才知道，工人们要找的是在逃的前部长普洛托波波夫，谣传他躲在谢斯特罗列茨克。这谣言并不确实。他们并没找到普洛托波波夫，却在这儿出乎意料地找到了马卡洛夫。就在这家旅馆里，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那痛苦的一幕。前部长马卡洛夫到处躲藏，叫他老婆拿着圣像出来对付工人们。”

听她亲口叙说1917年3月的日子里那些不寻常的情景，谈话间带着安闲的神情甚至赞扬的口吻，那是够奇怪的。因为她从前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谈到未来的俄国革命总是带有愤慨的情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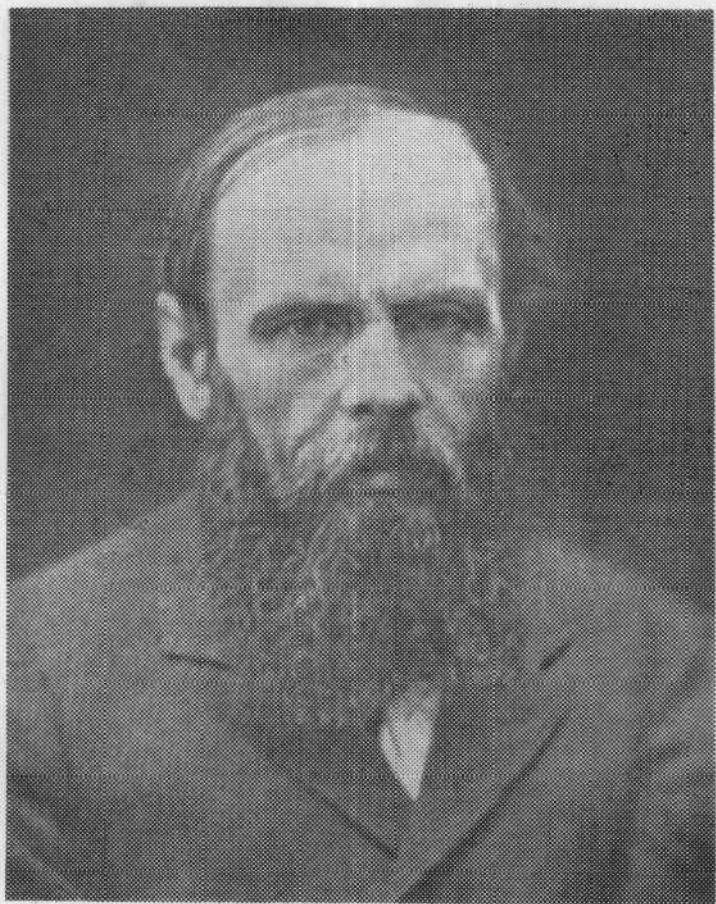
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原说要活到九十岁，却没有活到。她在1918年6月9日七十二岁的时候，死于雅尔达。这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没有能够完成她给自己安排下的工作。

我从安娜·格丽高列芙娜的一位女亲戚的通信里了解到下面这段有关她生命最后一年的情况。1917年5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离开彼得堡，到她高加索的夏季别墅去。她的近亲不久也跟着去了。“那一年，”跟我通讯的人写道，“修建图阿普谢至阿德列尔（还通向远处）的铁路工程到了我们附近。腐土层和铺天盖地的蚊虫散布起毒菌来。那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疟疾，这回全部居民，包括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却都患上疟疾。由于她儿子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当时住在高加索别的地方）一再请求，安娜·格丽高列芙娜由几位亲戚陪伴着离开了那个传染区。我们到达图阿普谢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次旅途劳顿对于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影响特别大：她年事已高，忧愁郁闷，而且生活又不宽裕，使她健壮的身体垮了下来；同时，反复发作疟疾又使她神志昏迷，陷于半瘫痪状态。即便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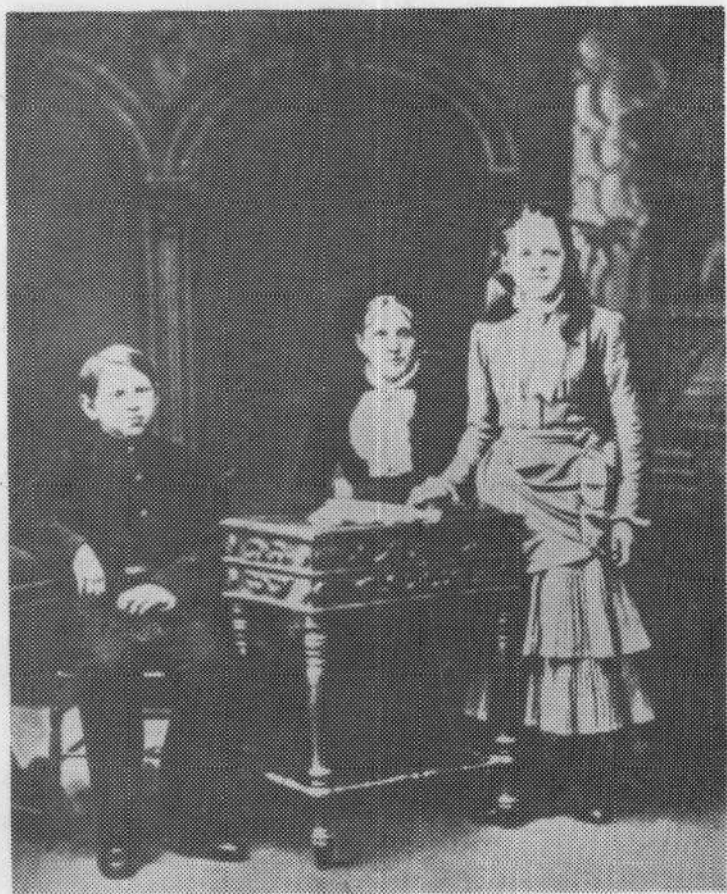
此，两周之内她已充分恢复过来，独自旅行到雅尔达（她的同伴不得不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到这年冬末，她甚至想要返回彼得堡。但是，旅途劳顿可能已经使她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损害。不久之后，我收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疟疾复发了，而且还有些轻度中暑。到1917年12月，她的健康已经恢复得很好了。1918年春天，德国军队转移到俄国南部，把我们和莫斯科隔断了。当时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正住在莫斯科，常寄一些钱给他的妈妈。这么一来，安娜·格丽高列芙娜这时候就一点钱也没有了。她经常吃不饱，简直要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在6月1日买到两磅冒着热气的面包。她饿了好久，可能全吃下去了。当天晚上她腹痛剧烈，请来医生，诊断为急性肠炎。她有个朋友，是个女医生。听到安娜病的情况，替她雇了一位护士。她在病中自始至终都是由这位护士照料的。到6月5日，有信发给她的近亲，通知说她已情况危急了。但是，当时邮递不正常，拖了好久信才送到。6月7日，安娜·格丽高列芙娜已昏迷不醒，又在剧烈疼痛中拖了两天。6月9日上午十一点钟，她去世了。遗体停在教堂下面地窖之内，等她儿子回来，埋葬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忠实的朋友，为这位作家生前幸福和身后令名做过巨大贡献的安娜·格丽高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就在生命的第七十三年，身边既无儿女，也无亲眷，孤苦伶仃，穷愁潦倒，凄凄惨惨地死去了。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俄国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的回忆文章和日记，这些作品，生动地记叙了陀氏夫妇相识的过程以及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却相互挚爱的情况，同时记叙了作家的创作活动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有趣的细节。这本书是有关陀氏生平的第一手资料，文字生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0年



陀氏夫人与其女留芭夫、子费奥多尔合影，1880年。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回忆片断 (1866)	1
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的前夕	1
第一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4
第二次会面 and 以后的来往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拜访我家	26
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婚	32
日记 (1867)	41
回忆录选辑	105
他的最后一次轮盘赌 (1871)	105
他从国外归来时的情况 (1871)	108
他担任《公民》杂志的编辑 (1872)	111
他做出版商 (1873)	113
我们的口授听写工作 (1874, 1875)	119
他受到警方监视 (1875)	122
一场恶作剧	124
朋友们	129
来了一位追求他的妇女	132
陀思妥耶夫斯基健忘	1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 (1870—80)	138

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卖书生意	142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	146

附 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关于他们之间争论的信件)	157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小姐	173
托尔斯泰和斯特拉霍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
陀氏夫人答斯特拉霍夫	193